

今天,塗漆班班長郭素珍,簡直鼻子都要氣歪了。他的徒弟,回頭“浪子”吳來,在“質量月”生產競賽中,合格率達到 99.6%,廠里的人對他刮目相看了。但要給他發獎表彰時,卻有相當部分的人反對!原因很簡單,他的過去……

郭素珍是個年過半百的人,平時不輕易發火。這次,她忍不住了,指着反對者窮吵,單一天工夫,就吵了三回,最後還把官司打到廠黨委駱書記那里。她真恨不得生出三張嘴,把舌頭的對手駁得跟啞巴似的。

走出辦公室,郭素珍還有餘氣,逢人就爲吳來抱不平。天爺都供出月亮,她才記起回家。出了廠門口,嘴里還斷不住地咕嚕,惹得旁邊過往的行人側目而視,還以爲她是個神經異常者。她走到十字路口,看見一個瘦長男青年,偏低着頭,單手推着一部破車,拖着懶散的步子,迎了上來,沉沉地叫一聲:“師傅……”

郭素珍使勁眨一眨迷糊的眼睛,借着路燈辨認了一下:“噢,吳來啊,還不回去啊?家里人又要等你了。”

吳來向前挪了一步。這個平時很精神的年輕人,這時卻拖拖沓沓,好像身上捆滿了繩索,用乞求般的聲調說:“師傅,您不要跟他們爭了。爲了我傷了和氣,一點都不值得,以後師傅工作也不好搞。”

“這沒什麼,有不同意見攤開來說也好。”
“師傅,我……想調一個廠。”
“爲什么?你一定在想,我變好了,你們怎么還看不起我?我以後哪還有臉在廠里干下去?是吧?”

“師傅……”
“人家越看不起你, 你就越要做出個樣子來!”

“只要師傅您看得起我, 我就什么也不怕了。”吳來推起自行車說,“來,師傅,我送您回家。”

到了家,正碰上郭素珍的女兒劉平平。她剛洗完澡,柔美的披發還隱隱露濕,由白手娟束着,身穿奶黃色連衣裙,推着一輛錚亮的藍色女車。

一見母親和吳來,劉平平支起車,上前拉住母親:“媽啊,跟他們吵什么呀,讓他們說去,我們走我們的路。”說着,她側過臉,面對吳來:“哎,你今晚不去上課啦?”
“嗯……”

“嗯什么?被人家說了幾句,就嚇成這樣啦?走,偏去?”

吳來對郭素珍恭敬地招呼一聲,掉車與劉平平並排上夜校去。

郭素珍望着他們遠去的背景,忍不住“撲哧”笑了。女兒是自己班里的檢驗員,在班上,一個個男青年都被她治得服服帖帖。時時有那么一兩個小青年,無端地跑到自己跟前獻獻殷勤。這對自己開展班里工作,確實幫了不少忙。女兒二十五了,是考慮對象的時候了,她對車間里的男青年居高臨下,佔絕對優勢,可到現在連對象的影子都沒有。

當母親的, 自豪中又夾有幾分焦慮:“這死丫頭,價高!”

二

郭素珍吃完飯,正在收拾碗筷,“砰!”房門猛地被推開。

“哟哟!掉了掉了!快來接一手。”塗漆班副班長李家玲懷抱兩個胖葫瓜,大汗淋淋直嚷嚷。郭素珍急忙放下碗筷, 迎上去接過葫瓜:“哎呀,又送瓜啦?”

“對,送兩個來腐蝕你。”
“生什么氣呀?”
“還生什么氣呢?告訴你,我是找你來吵架的。吳來塗漆質量第一名不錯,可他怎么能上紅榜?還戴花,還發獎,嘖嘖,你想,我這個第三名,像尾巴一樣拖在他後面,老臉往哪擱?”

“你呀,連這點勇氣都沒有,輸了就輸子,明年再比嘛。”

“哦,他能跟我比,他是什么人?拘留房三進三出,派出所里更是常客,被他打過的人,多如牛毛!你看上回,我就这么輕輕地批評他一句,他就鼓起眼珠这么一瞪,那個兇相啊,把我魂都嚇沒了!啊呀,你還笑呢。”

“誰叫你平時看見他就翻眼皮, 你自己看不起人家,人家會尊敬你?家玲啊,說心里話,對這孩子的過去,我也很痛心,可總不能老看他的過去,不寧 看他的現在……”

“不管怎么說,總是浪子一個。”

“照你这么說,人有錯誤,一輩子也別想改啦?那叫他以後怎么進步?還有什么希望?家玲啊,這會把他再推回老路去的,你想過沒有?”

“啊呀呀!看看吧吧,佔了理神氣了是不是?你叫我使勁想,可你爲什么就不想你自己?”

“想我自己?這話怎么講?”

“你也想過沒有? 人家說你這樣使勁棒吳來,是有目的的!”

“什么目的?”
“說你要招他做上門女婿。”

“瞎說。”郭素珍淡淡一笑。

“還瞎說?廠里都傳開了,看你家平平 and 吳來那股親熱勁,誰還會相信是假的?”

“哈哈哈,他們看錯了,根本就沒有那種事……”

郭素珍嘴上說着,心里卻將女兒的言行跟李家玲的話聯繫起來, 心里像一面敲着亂點的小鼓。講話也語無倫次、答非所問了。

李家玲走後,郭素珍無力地靠在藤椅上,盯着倚在牆角的兩顆大葫瓜, 那兩顆瓜仿佛不是

冰凌幽默小說：母親

倚在牆角,而是用繩子綁着,吊在她的心上。

“不會的, 女兒對哪個男青年都是这么隨隨便便……”郭素珍竭力寬慰自己。但適得其反, 越是寬慰, 焦慮越是強烈。她想去睡,把焦慮化沒于睡眠中,可是人卻像灌了濃茶一樣,大腦異常振奮,絲毫睡意也沒有。她要等女兒回來,問個清楚。

三

月稱中天。夜已深了。劉平平輕輕地哼着歌回來了。她拉開燈,一眼看見母親迷着眼靠在藤椅上,嚇了一跳,忙點着腳走過去,關切地問:“媽,您怎么啦?”

“沒什麼。”郭素珍睜開眼睛,注視着女兒。女兒臉頰上飄着淡淡的紅暈, 這使她的那張臉顯得十分動人, 這是幸福的標誌。郭素珍心跳了。她指了指椅子,對女兒說:“你坐下。我問你一件事,你要老實告訴媽。”

劉平平噘起小嘴:“我什么事瞞過您啊?”
“那好。”郭素珍沉吟了一會兒,說,“我問你,你跟吳來他……是不是在談戀愛啦?”

劉平平羞澀一笑, 但旋即大方地迎着母親疑慮的目光,點頭說:“嗯。媽,您沒看出來?”郭素珍頭腦里轟了一下。她站了起來,不能自立,一手扶桌:“什么?這是真的?”

劉平平一把攬住母親, 歪着頭, 興奮地說:“媽啊,您怎么啦?我們已經好了好幾個月啦。”郭素珍的內心失去了平衡:“你, 你怎么自作主張,不先告訴媽一聲。”

劉平平把頭埋進母親的懷里:“我想等到爸爸探假回來,突然把他帶到家來,好讓你們高興高興。”

郭素珍急得要哭出來了,她曲起食指,使勁在桌上一點:“我說,你瞭解他的底嗎?”

“他全都告訴我了,還叫我慎重考慮。”
郭素珍追問“那你爲什么還和他談呢?”
“媽啊,我不愛他的昨天,我是愛他的今天,更愛他的將來。”

郭素珍嘴唇不規則的顫抖了:“孩子, 他的過去,已經刻在了人家的心上,是抹也抹不掉的呀……”

“媽啊,你怎么啦?照您这么說,吳來他一輩子都不能翻身啦?”

郭素珍無言以對,女兒捅的正是她的痛處。她不禁用手捂着心口。

“媽啊,您今天爲他上光榮榜的事,跟大家怎么說的?有家改了就行了,不要老抓住人家的過去不放。您現在怎么說話不算數?他變好了,您干嘛不準我去愛他呢?”

“你去愛一個別人不行嗎?”
“他把我的心,都給佔領了。除了他,我一輩子都不嫁!”劉平平掉淚了。

“人家的冷言冷語,媽已經受不了了。現在,你又和他……”郭素珍說不下去了,她用手按了按眼角,停了一會兒,又說:“他是像個樣子了。可他,太複雜了,就跟經歷過幾個朝代的老頭子一樣。你一個姑娘,干乾淨淨的,怎么能嫁給他呢?你要好好想想,往後要過的日子還長着哩。我們家的人都是清清白白, 從來沒有像他這樣複雜的。他今天是不錯,但說不定哪天又要鬧出什么事來!媽現在對你只有一個要求,你不要再接近他。”

“你就不想想我,不想想吳來他。”
郭素珍張着嘴,竟說不出話來。
“我去叫他來,叫他向您保證。”劉平平拉開門,就要往外走。

郭素珍一抬手,拍在大腿上:“不用了。”
“爲什么?”
“媽只有一句話,你不要和他再來往了。”
“您……我偏來往,我愛他!”
“你,你再和他來往,我打死你!”
“打死我,我也愛他。”
“你眼睛里還有媽這個人嗎?啊?”
“您眼睛里就沒有我這個當女兒的。”
“你、你、你滾!”
“媽啊,您太狠心了!”劉平平一跺腳,猛然轉身,伏壁而泣,兩手握成拳,“咚、咚”敲着牆壁。門“吱”地開了,吳來一手捏着門的旋柄,立在門口……

四

原來,吳來把劉平平送到家後,並沒有馬上就回去。沉浸在初戀幸福中的他,站在窗外不被路燈所照的樹蔭處,想再看看姑娘的窗影。不想聽見了母女倆的爭吵聲, 他巧妙地側靠在窗旁,把全部的對話都收聽無遺。他先是不相信自己的聽覺,但那一句句鑽心刺骨的話,確確實實是從他師傅嘴里說出來的……

吳來呆呆地站着, 生疏地望着郭素珍, 說:“師傅,你不要怪平平,是我害了她。”

劉平平扭頭朝吳來說:“你害了我? 胡說!你爲什么要講違心話?”

吳來沒有理劉平平, 他向郭素珍跟前走了一走:“一切責任我擔着, 師傅要打要罵, 朝我來。”

“你也太忘恩負義了……”郭素珍剛要把



話噴出口,可心里一猶豫,還是把話咽住了,她改口說:“你來了也好,我把話說清楚。”順來用腳勾過一張椅子, 坐下, 襯着一副恭聽的模樣。

郭素珍竭力平穩地說:“廠里的姑娘很多很多, 你就另找一個吧,你有什么困難,我還可以幫助你。”

吳來一蹬腳, 站了起來:“你這樣做,就不痛心嗎?”

“痛心?”郭素珍也“嗖”地站起來, 喊了出來:“我痛心得很!我苦口婆心地幫助你, 教育你,

你不感謝我也罷了,反把我的女兒騙了,你,你也太忘恩負義啦!”

吳來像被人猛擊一拳,震呆了。他眼睛瞪得滾圓,像一把拉成滿月狀的弓,粗聲粗氣地說:“我懂了一個‘騙’字說明瞭一切。有的人,是從眼睛里看不起我,而你,師傅,是從心里看不起我,你過去所做的一切,原來都是假的!假的!!”

劉平平抓起吳來:“你瘋啦? 你把媽當成什么人啦?”

“什么人?一個地地道的偽善者!把我當成教育對象可以,但要做她的女婿就不行,因爲,因爲……”吳來一松腿,一屁股坐下,埋着頭,兩只大手使勁地搓着頭髮。他心中最美好的偶像粉碎了!

郭素珍突然掩着臉,顛步跑進里屋。
劉平平走到吳來跟前:“你把頭抬起來。”

吳來雙掌按着膝蓋站起來,低着頭,無奈地搖搖,吐出一句話:“我走了。”

劉平平一橫手臂 “等等, 你……你不敢愛啦?”|

“我能愛嗎?”
“那怎么办?”

“我走。”
“心里話?”
“是心里話!”

劉平平一甩頭,厲聲說:“那你走!”
吳來看了劉平平一眼,沒敢動。

“走吧!不要看,門在那邊。”

吳來盯了劉平平一陣,一咬牙,返身直步向門外走去。

“你站住!回來!”劉平平上前一把拖住吳來, “說分就分,那么容易?你不敢愛,我敢愛!”

“我還是走吧。”

劉平平昂着頭,高聲說:“怕什么?我們的愛情是崇高的,純潔的,神聖的!誰也不準侵犯!媽媽她一定會想通的!”

郭素珍在里屋叫道:“我不聽你這些話,你走!你們給我走!”

劉平平睜大淚眼,扶着里屋的門框,傷心地說:“媽啊,你真的要……女兒走嗎?”

“你不聽媽的話,你不是我的女兒!滾!”

吳來扳過劉平平的身子, 瞪着眼睛問:“你真心要跟我一輩子嗎?”

劉平平淚如泉涌:“還要把心掏出來嗎?”
“那好。”吳來把劉平平往邊上一拉,踏進一步,站在里屋門口,面含冷色,雙手抱拳,對着郭素珍說:“媽!委屈你了,你恨我吧!”說完,他一把抓住劉平平的手說:“走!”

“到哪里去!”
“跟我走!”

“你干什么?”劉平平想抽回手,但抽不出,她一回頭,嘶着嗓子喊一聲:“媽啊!”喊聲未落人已去。

五

郭素珍後悔透了。一年前……

她上了四樓,擰開黨委辦公室的門,一眼掃見靠窗下的破沙發上,坐位蓄發留鬢青年,他弓着腰,雙肘撐在膝蓋上,頭幾乎埋在兩腿間,連她進來也沒把他掠動。

駱書記把一宗檔案遞給她, 說:“就是她,叫吳來。上山七年了,剛招回來。”

她聽人說了,廠里招了一個“社會流氓”,哪一個班組都不要。她接過檔案一掂,頭就漲了,檔案又厚又沉,這哪是一個年輕人的檔案?

駱書記說:“勞工科分配不下去, 可又不能不要他啊。素珍啊,只好交給你你了。”

她一把抓住駱書記袖子,把他拉到里間。
“老駱,你喝酒啦?”

“沒啊。”
“我們班是市里先進班,找過紅旗的。”

“就因爲你們班先進,才把他交給你。”

“行了,那幾個寶貝,已經夠我煩了,再放這么條大魚進來, 我們那么個小池子還不攪翻天啊?”

“別說了!你走吧。”、

她跨出里間,吳來抬起頭,和她打個照面,他的眼睛睜得滾圓,眨也不眨,黑白分明,僵硬冰冷,射着絕望的寒光。她的心哆嗦了,仿佛被誰揪了一下。她趕緊走出辦公室。落腳踩完最後一階樓梯又停住了。她的手掌撫着樓梯的扶手,不肯松開。漸漸地母愛的暖流,滴灌了她的心房:“他年紀輕輕……他要是自己的兒子……你還站着干什么?還是黨員呢。”

她一攏頭髮,返身上樓,再一次擰開黨委辦

公室的門,逕直走到吳來面前:“吳來啊,到我們班去……班里正缺少你這樣一個有力氣的年輕人。”

吳來“嗖”地站起,抖着嘴唇卻說不出話來,眼睛慢慢濕潤了,像冰塊慢慢化成水似的,他對着郭素珍,恭敬地彎腰一個鞠躬。

當她把吳來帶回班時,大伙群起而攻之。女兒劉平平甚至拖着她, 要她把這個令人厭惡的寶貝送回去。她一甩手,撥開人圈,說:“我來帶,半年爲期,帶不好,我捆着他還給駱書記!”

一年來,她以一個母親的灼熱情愛,挽救、幫助、教育他,使他變成了一個真正的人。她實現了自己的諾言。

但是,現在,她怎么也想不到,禍起蕭牆之內!而禍端,恰恰是吳來!

她後悔了,後悔自己當初帶來吳來、真是木匠做枷,自作自受。後悔之餘,她橫了心,一定要干涉女兒的極端危險的愛情, 盡到自己做母愛的責任……

她決定去找駱書記。
“叩、叩、叩”有人敲門。

郭素珍急步跑去開門。一年, 來者是駱書記,霎時,她的眼睛奪眶而出。

“我都懂了,平平現在在我家里住着,放心吧。”駱書記說。

郭素珍“啊”地一聲,轉身哭開了。駱書記白管擇位坐下,掏煙點火,由着郭素珍哭去。吸完一支煙,郭素珍還在哭,而且哭聲剛進入高潮。駱書記受不了了,搖搖頭,閉門而去。

第二天上班,離素珍爬上四樓,推門走進黨委辦公室,拿過一張摺疊椅,往駱書記辦公桌前一放,對着他坐下,側過臉去,眼視窗外。駱書記眯眼盯着郭素珍。郭素珍被盯得受不了了,“撲哧”破憂而笑。接着,又沉痛地說:“老駱啊,我誠心誠意幫助他, 到頭來卻落得这么個結局,我真後悔死了!這也怪你,當初不把他推給我,我會有今天嗎?”

“怪我怪我。”駱書記拍拍頭,起身倒了一杯開水,遞給郭素珍,“不談這事,咱們先談談表揚吳來的事,這還得先聽聽你的意見。”

郭素珍停了一會兒, 說:“表揚還是應該表揚。”

“爲什么?講講道理嘛。”
“他過去有錯,是過去的事,現在改了嘛。”

“這不就對了?可平平愛上他,你爲什么又不樂意呢?”

“你別拐彎抹角了。那是公事,公事公辦,現在這是私事。”

“好嘛,你倒爽快,公和私就这么容易公開啊?像切豆腐似的。”

郭素珍不吭聲了。

駱書記思考一會兒, 說:“通過這兩年事,我想了很多,一個失足青年,回裝潢了,走上新的道路,卻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評價,得不到友誼和愛情,爲什么?這已經構成了一個很嚴肅的社會課題,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做出回答。”

郭素珍不吭聲了。她想不了想,又搖頭說:“我行, 我就这么個女兒, 她的婚姻大事含糊不得。老駱啊,你把吳來調到別處去吧。”

駱書記沒有回答。

郭素珍又說:“那把平平調走?”

駱書記仍然沒有回答,他站了起來,離開座位,在辦公室來回踱着。

“老駱啊,你行行好吧。”郭素珍顫聲說。

駱書記站住了,眼睛直視着郭素珍說:“你再考慮幾天吧。”

……

這些天,郭素珍是在考慮。但是,越考慮越煩。

女兒被李家玲送回來了。但是,原來活潑潑的女兒,變得跟木頭人一樣。郭素珍和丈夫,也是經過苦苦甜甜的戀愛才結合到一起的。所以,她懂得愛情挫折的苦痛, 想用溫暖的母愛去融合女兒的精神創作。可是,她沒有勇氣。因爲女兒的創作,正是她親手造成的。女兒回來後,不說一句話,默默如常地生活,可到了夜里,她常常在夢里搖着胳膊,神經質地喊着吳來的名字。郭素珍被喊醒了,她淌着熱淚,把女兒緊緊地抱在懷里,用雙唇咬緊女兒胳膊上的嫩肉:“孩子們在真心相愛……拆散他們?”她痛苦地閉上眼睛……廠里的風言風語更多了:

“郭素珍幫什么呀?這下行了,把女兒也賠上了,自找。”

“你看,我不是說過嗎?全是裝模作樣!”

“還黨員呢,連我都不如。”

被她批評過的李家玲也反過來批評她:“你說我的話錯了,你倒好,腦袋里想的跟我說的是是一回事。”

句句話如利箭穿心透肺。郭素珍真受不了了。做人難啊!

六

一天晚上, 吳來的老母親由吳來的姐姐攙扶着,一顛一顛來到郭素珍家來。吳來低着頭,跟在後面。

老母親是個瞎子。一進門,又開五指在前空摸着,一把抓住郭素珍的手,便抽筋似地抖。她側低着頭,滿臉顯出愧疚神情,深凹的眼窩,一眨一眨,落下一串串老淚,不時抓起袖口擦着。她的嘴唇嚅嚅着,好半天才吐出口來。她說她對不起郭師傅,她罵兒子沒有良心,以怨報德。最後,她抓過兒子,強按着他跪下,給郭師傅賠罪。吳來站着沒有跪。老母親睜開手掌,以着兒子就打,啪啦!一掌一掌結結實實抽着兒子,先是臉上,後是脖子上,抽得脖子放血似的,紅花花的一大塊。

(接下頁)